

日本推理小说文库

群众出版社

不道德的手术刀

(日)黑岩重吾 / 著

本书荣获直木文学奖

图书馆

不造糖的手术刀

(日) 黑岩重吾 著
何乃英 译

群众出版社

二〇〇〇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道德的手术刀/(日)黑岩重吾著;何乃英译.
-北京:群众出版社,1999
(日本推理小说文库)
ISBN 7-5014-2134-X

I.不… II.①黑… ②何… III.长篇小说-
日本-现代 IV.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8541 号

版式设计:连生

不道德的手术刀

(日)黑岩重吾著 何乃英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毫米 32 开本 8.625 印张 146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2134-X/I·869 定价:12.00 元

印数:0001-5000 册

内容简介

本故事发生在阿倍野贫民医院的妇产科。妇产科医生植秀人无奈与妻子离了婚。离婚后的植秀人游戏人生，与医院里众多的医生护士关系暧昧。植秀人的上司西泽执刀的一例人工流产术，病人因大出血而死亡。植秀人旁观了全过程。病人家属要求植秀人作证，指控西泽。入夜，煤气泄漏，植秀人几乎送命。是谁下的黑手，死里逃生的植秀人展开周密的调查。谜底揭开，残酷得令人不能接受。

目录

- ~~第十章 宝石肌肤和漂亮眼睛~~
..... (1)
- 第二章 煤气开关被拧开了
..... (30)
- 第三章 丢了两万块钱..... (65)
- 第四章 隐花植物的眼睛 ... (103)
- 第五章 一个神话 (129)
- 第六章 尸臭味的陷阱 (171)
- 第七章 失败 (197)
- 第八章 圣诞节前夜 (225)
- 黑岩重吾和他的推理小说
..... 何乃英 (262)

第一章 宝石肌肤 和黑亮眼睛

1

有明旅馆地处大阪阿倍野繁华大街的尽头。这家旅馆在偏僻地带，可带情人住宿，房间里有浴室和洗手间。

仅在阿倍野，植秀人就有三家这种常打交道的旅馆，为的是带不同的女人去住宿。

对他来说，三家似乎还不大够。

植是阿倍野医院妇产科的医生。近几年来，他像妖魔附体似地渔猎女色。

只有女人是他人生的足迹。

植之所以经常利用阿倍野的旅馆，是因为它们在医院附近。他晚上值班时，常常偷偷溜出医院，带着护士在这些旅馆里以短时间的情事取乐。这几年来，他以令人吃惊的死皮赖脸的态度，面对自己的人生。

今天晚上，植和一个名叫有吉妙子的护士宿于

不道德的手术刀

有明旅馆的一个房间里。妙子今年4月从其他医院的准护士培训所毕业，刚刚当上护士。她正趴在床上仔仔细细地看枕边的秘密照片。这些照片是植拿来的。

这个年方十九的“垮掉的一代”，光着身子，像中午的母猫那样眯缝着眼睛，不知羞耻地、聚精会神地盯住照片看。她在床上和年已35岁的植，进行了对等的格斗。

对于妙子来说，性的羞耻感已经成为过去。如今她正把自己的全身——从头发尖到脚趾尖，浸泡在现代习俗的海洋中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。

妙子的鼻子不高，嘴唇也合不严；但她正当妙龄，肌肤洁白，像熟皮子一样光滑柔软，达到了妖艳的程度。

植之所以喜欢妙子，就是由于她的这身肌肤。妙子的肌肤和与植分手的妻子——真理子的肌肤相似。

情事以后，植懒洋洋地眺望着偏僻地带的霓虹灯，它照射在被室内的热气弄湿的玻璃窗上。

在霓虹灯旁边，站着一个野妓，怕冷似的缩着肩膀。刚才进旅馆时，没有见到她。这个情景，仿佛使植想起了溜出医院以后的时间。他是值班医生。

植胡乱地披着旅馆的廉价睡衣，坐在床边，拿起了电话听筒。妙子仍然一动不动地看照片。

第一章 宝石肌肤和黑亮眼睛

听筒里传来妇产科护士长佐藤信子冷淡的声音，告诉他现在没有急诊。

“不过，大夫，现在已经是12月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病人来，请快点儿回来吧。”

“啊，马上就回去。因为天冷，我正在运动呢。”

植忍住笑说。信子没有回答。

难道她知道是在旅馆打的电话？植的脑海里浮现出信子一个人坐在办公室，用口罩遮住半个脸，专心看书的样子；随即苦笑起来。

信子独身，今年33岁。

植放下听筒，用手摸着妙子的头发。妙子慢慢仰起脸来，把两手挂在植的脖子上。

在明亮的荧光灯下，妙子赤身裸体。腋下几乎无毛，被汗水浸湿了。鼻子靠近一闻，便有一种近似吃奶婴儿嘴唇的味道。这种味道和柔软肌肤，是妙子的宝石。

“有急诊吗？”

妙子问。这是护士的职业语言。妙子松开两手，植开始穿衣服。

“哎，我还想再呆一会儿哪！”

妙子打着哈欠说。

“要呆就呆吧。不过，那部分房钱得由你出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

妙子说着，像碰上弹簧那样迅速地爬起来，嘴

不道德的手术刀

里哼着早期爵士乐调。

妙子要到南区的“世界舞厅”去跳舞，植和她在阿倍野的十字路口分了手。

妙子下身穿的是西装裤，上身穿的是防尘外衣。从她冒着冬天的夜风快步走去的样子上，丝毫也看不出情事以后的疲劳。

植目送她的背影远去，不由得感叹起来。假如再继续和妙子保持一年关系，妙子大概就会看不起植。

这种想法使植感到，不能仅仅苦笑就算完事。

从今天起就进入12月了。虽说是暖冬，12月的夜风仍然很冷。

天王寺公园的黑色树影在寒风中摇摆，通天阁的浅蓝色霓虹灯光被路边树的枯枝断成了好几段。

俗话说，腊月加快行人脚步。大多数人或者为金钱奔走，或者为家庭赶路，不管是苦是乐，似乎都抱有某种目的。

但植却没有目的。他如饥似渴地渔猎女色，也只是用木制的痒痒挠搔搔感觉的表皮，与他的生活意志没有什么关系。

阿倍野医院是一座旧木制三层楼房。病房的玻璃窗无论怎么擦，都是发黄的、模糊不清的。走廊上到处都是裂缝，候诊室的椅子皮面张开口子，用颜色不同的粗线缝着，丑陋不堪。

病人几乎都是享受医疗保护的长期患者。阿倍

野医院以前差不多是收容“路倒儿”的免费治疗医院，现在依靠基督教会的资金经营，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大体齐备；但患者的质量仍然很差，医生的水平也不高。

植八点半回到妇产科办公室。他整整出去了一个半小时。

护士长佐藤信子正如想象的那样穿着白衣，戴着口罩，在一心一意地阅读托尔斯泰的《克莱采奏鸣曲》。植进来时，她抬头看了一下，随即又把视线落到书上去，连“您回来了”也没说。

在明亮的灯光下，信子的脸色显得苍白忧郁，表情冷冰冰的，仿佛无视植的存在似的。

信子的工作到六点为止。但她在工作结束以后，仍然穿着白衣，坐在办公室里看书。这种理所当然的姿势，几乎可以说是她的习性。她很少不戴口罩。这与其说是洁癖，倒不如说是更深层次的生理要求。

信子也很少外出。在医院睡觉，在医院工作，并在医院看书看报。这就是现在信子的人生。

植取下煤气灶上的消毒器，坐上水壶，点着了火。

植的上半身清楚地映在面向院子的玻璃窗上。他身长5尺4寸，不算很高；但体格健壮，脸色浅黑，轮廓分明。稍微凹陷的眼睛周围有些阴影，也被宽大的米黄色眼镜遮住了。

不道德的手术刀

植时常对着玻璃窗，呆呆地注视自己的面貌。

“嗨，大夫在自我欣赏呢！”

护士常常这样嘲笑植。植的这种癖好，似乎是从与妻子真理子分手后产生的。

护士大场绫子检查完夜间体温以后，回到了办公室。

绫子一看见植，眼睛里就流露出快活的神气。办公室里不仅有护士长，还有植，这仿佛使绫子松了一口气。哪个护士都不愿意单独和护士长在一起，因为信子身上仿佛带有一股冷气。而植对哪个护士都显得爽朗、亲切，直到发生关系。大部分护士虽然知道植是个色鬼，但仍对他抱有好感。

“刚回来？有事吗？”

植问道。

“没什么大事。不过，170号的西冈氏说肚子疼。”

绫子用爽快的语调回答。

“西冈，是那个一周前作宫外孕手术的吧？发烧吗？”

“37度2。”

“不碍事吧，给点儿镇痛剂。”

“是。”

绫子从药橱里取出药包，随即离开了办公室。她大约身高5尺3寸，体重50公斤出头。白衣里面乳房和臀部的鼓起处，都发散着充沛的年轻的活

第一章 宝石肌肤和黑亮眼睛

力。植的脑海中浮现出妙子的影子，她大概正在“世界舞厅”里，和带有阿飞气味的青年手舞足蹈，跳着吉特巴舞吧。

植点着了烟，心想也该和妙子分手了。

他和妙子的关系已经继续了半年。这在他和女人的关系中，要算是相当长的了。

植忽然产生一种奇妙的预感，便从西服上衣的内口袋里掏出了钱包。他昨天从妇产科医院领了一万块钱，这是业余工作的收入。

刚才付给旅馆 600 块钱房费，应该还剩下 9000 多块钱。但正像预感的那样，怎么数也只有八张 1000 元的钞票。

半年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那是他第一次带妙子住旅馆。妙子已经不是处女，放到床上也没有抵抗。但是，她拒绝和他一起进浴室。当时植对此做了善意的解释：虽说是淡漠无情，可毕竟是 19 岁的少女，大概还有些害羞吧。于是，他一个人进了浴室。第二天，植发现少了 1000 块钱。当时，他没有想到是妙子偷了。不过，从此每次和妙子住旅馆后，他都要查看钱包。今天晚上又发生了和第一次同样的情况。

植把钱包装进口袋里，吐起了烟圈。平时吐的烟圈很完整，这次的烟圈却难看地散乱了，化成烟波消失了。

植的表情显得很老气。

不道德的手术刀

“不厌其烦地看那么难读的书哇！20多岁的人还差不多，实在佩服啊！”

植对信子说道。信子没有回答。她看书时，别人跟她说话，她几乎都不回答。

“昨天还看陀斯妥耶夫斯基呢。”

植自言自语似的说。信子的眼光离开了书，看着植。

“植大夫，您为什么不帮帮科长？”

信子的细眼睛里露出严厉的光芒。植皱起眉头。信子知道了安井事件，这使他感到意外。

“是科长跟护士长说的？”

“不是。可我知道得很清楚。您如果证明科长是正确的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安井之所以得意忘形地进行敲诈，是因为您采取暧昧的态度。”

植的脸上浮现出奇妙的微笑，随即消失了。

“啊，护士长，医院的人都认为我是个色鬼，看不起我。而且，也没有学位，是临时医专出身的。尽管如此，领一份工资还不满足，业余时间又另外找工作，值班的晚上常常溜出去。对于整个医院来说，都是不受欢迎的大夫吧！可是哪，虽然这样，在这家医院还勉强算得上一个认真的人。你不明白吧，我的话……”

“当然不明白了！尤其是您为什么要偏袒安井那种人间渣滓，而陷害在学问上和在社会上都很有出色的科长呢？我实在不明白。”

“你说我要陷害科长？”

植想继续说下去，但又停住了。从结果来看，如果的确被那么认为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西泽科长毕业于旧帝国大学，身体肥胖，蓄着胡子，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往昔的博士意识。

信子尊敬这样的西泽。无论植怎样说明自己的态度，反正她是与植没有缘份的。

“护士长，我就说到这儿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想陷害过人。不过，我走我自己的路，如果别的家伙因此受到伤害，那也与我无关哪！”

“哼！简直是无赖的说法……”

事实上，信子似乎真把植看成无赖了，她的细眼睛里含有嫌恶和轻蔑。

2

安井光子为进行人工流产手术来到阿倍野医院，是一周以前的事。

她大约 20 岁左右，表情忧郁，身材纤细。

她穿的是鲜艳的上下身成套的化纤裙服，里面衬着鲜红的衬衣。显然是附近小酒馆或廉价酒吧的女招待，也许是野妓。

给她诊疗的是植。她怀孕已三个月，但子宫很小，像十六七岁的少女。植认为应当先用扩张器扩张一下子宫，明天再进行手术。因为手术一般由西

不道德的手术刀

泽科长主刀，所以植让患者等一下，自己去跟西泽说明情况。

“我认为今天不能做手术，先扩张一下才好。”

“什么样的患者？”

西泽问道。到这个医院来就诊的，一般都是素质不佳的患者。西泽问的好像是“是不是有钱的高等患者”。

西泽的态度因患者而大不相同。他认为自己在这种贫民医院工作是耻辱。

植并不是不能理解西泽的心理。就连他这个临时医专毕业的人，也曾不大愿意到这里来工作。

但是，植却从不因患者的身份而改变看病的态度。这一点是他感到自豪的。

植没有回答西泽的问题。西泽敏感地察觉到了植的心思。西泽心里一定会想：真牛气呀！

“今天做吧，明天我忙。”

西泽说。植站着不动，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。

“我已经做过几千人的手术，从来没有失败过。”

西泽说道，并点了点头，好像要确认自己的话似的。

“为了后学者，植君，你到场吧！”

人工流产的手术却让植到场帮忙，这显然是对他的侮辱。

手术从4点开始，信子和植都在场。

第一章 宝石肌肤和黑亮眼睛

西泽用阴道镜打开阴道，再用子宫探棒测量深度时，他紧蹙起了双眉。这个细节没有逃过植的眼睛。

植与其说是觉得痛快，不如说是希望西泽把手术推迟到明天。

然而，西泽没有推迟。他那只长着粗硬汗毛的手握着刮刀。西泽毕竟很慎重。他不时地将内部的状态和自己的正确技术告诉植。

患者仅仅皱着眉，没有呻吟一声。她的相貌端正，但皮肤发黑，干巴巴的，正与忧郁的表情相似。

手术进行了 30 分钟。对西泽来说，要算长的了。最后消毒完毕时，流出了相当多的血。这显然比一般手术以后出血要多。

西泽立即检查了出血的地方，原因似乎不大清楚。

“问题不大。”

他嘟囔道。在他的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的不安。

血流不止使植感到不安。他决心不管西泽高兴不高兴，说道：

“出血好像太多了吧？”

“发育不全的人往往这样。不用担心。今天别回去，住一夜吧。”

人工流产手术而让患者住一夜，这表明西泽也感到不安了。

不道德的手术刀

植告诉光子的丈夫，患者要在医院里住一夜。

光子的丈夫年纪约有二十七八岁，脸色苍白，颧骨突出。从那冷酷的眼神，可以看出他绝对不是普通社会的人。

“什么？多可笑啊！以前打过两三次胎，都是马上回家的呀！”

安井瞪着植说，似乎想刺激他。

植正要加以解释，信子插言道：

“患者的身体嘛，比普通人发育迟缓得多。她怀孕是有点儿奇怪呀！”

信子的语调很冷淡，犹如派头儿大的夫人对生命保险公司推销员说话一般。

安井露出蛇一样的眼神，但没有再反驳信子。

注入大量的止血剂，想使患者安静下来；但仍然出血不止。

填在阴部的纱布和脱脂棉，不到 10 分钟便充满了血。两小时过后，患者的面部和嘴唇全都没有血色了。

植立即给西泽家打电话，但西泽没有回家。一量血压，只有 60，这种状态已经不能输血了。

次日早晨四点，安井光子在用帐幔围成的微脏的病室里停止了呼吸。临死前，她发出了一声强烈的痛苦的哀鸣。这是这个不幸女人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。

光子活着时，一定被残酷地驱使过。但是，如